

环溪村，我路过几回，没人村，是在逛了附近两个已成景点的村落，去那里寻食。村边一位大嫂烧的农家菜，味如“妈妈的菜”。

受朋友所诱，这次专程去环溪。却带着一些疑惑：一个远山青黛，两溪环绕，古树匝荫，建史600年，95%为周敦颐后裔的村落，怎么不在旅游市场现身吆喝？

安澜桥边，是一大池莲，莲叶凋秋，淡粉莲花在阳光下独自娇羞。这座建于康熙二十一年的拱桥，桥面已显凹凸，灰黑桥身两侧绿枝拂水，沧桑古意相伴与一池已近枯萎的花与叶。

住在龙筠民宿，老板姓周，我叫他小周，是他没有老板的腔调。他陪我走进巷弄。路面刻着莲花，墙上画着莲花，书社名爱莲，曲径取问莲，小店挂志莲。走进爱莲堂，小周说，300多年前盖的祠堂，一代代人都不忘先祖周敦颐。逢乱世，用泥抹住画梁、浮雕。他背起了：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……带着歉意：原来全文能背，现在村里很多人也能背。

他说不出周敦颐的思想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。但他知道先祖为官不大，却清廉洁净，辞官后设“濂溪书堂”讲学。小周好几次说到，诚信是，祖先留给村里人的教诲。他告诉我，邻村搞旅游，把采购来的辣酱冒充自己做的，被游客冷落。我们村卖的农产品都是自家产

我哥发来一张风景照。那照片以人行道上两排纵深感极强的老树与一辆远去的车辆为主景。秋风萧瑟，细雨绵绵，路上几无行人。那些树上留有一半多的残绿泛黄树叶，街面上则铺着洒落的秋叶，湿淋淋地粘在路面，形成独特的街景。我在屏幕上欣赏回味着这照片很久，很久：

那是复兴中路上的法国梧桐，那是我儿时上小学每天都要走的路，那里有我的童年。

从与何香凝旧居为邻的复兴坊过街楼到重一小，不过五六百米，在复兴中路的同一边，过一个街口而已。每天上学放学这四趟短短的路途，没有家长，没有老师，我可以无忧无虑地窥探外部多彩的世界。那时没有电视，没有旅游，我是从这段路上的无轨电车、公共汽车、脚踏三轮车、黄鱼车、手拉平板车，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群，开始认识世上之人、感受四季风云的。从我家到学校，沿路除了花园坊幼儿园、少壮越剧团、汽车修理十四厂外，还有几家烟纸店，我的许多同学都住在向明坊、万福坊与沿路的法国式楼房中。

这段路走了7年。最喜欢的是秋天，为的就是那落下的秋叶。知秋莫如叶，复兴路上梧桐树的树叶，最能感受秋的到来。一场秋风，从绿变黄，哗哗地铺满街道，最后只留下那供它养它的树干屹立在冬季的寒冷，为的是来年再长一树遮荫的新叶。

对儿童来说，满街的落叶是斗智斗勇的见证。捡起一片树叶，两只小手拿着叶梗的两端，与同去上学的小伙伴们进行一路的激战。将两片树叶的叶梗交叉，各自往自身方向拉，将对手的叶梗

的。我们给客人原生态的山水，不必吹。

村里老少都知道自己是周敦颐后人，却因断了族谱，无以证明。墙上一直挂着前辈周恩来和鲁迅的像。村里一位执着的老人，十多年前自费去上海图书馆查找周家族谱，又专程到湖南省道县档案馆，要在周敦颐的出生地，让村里的族谱与周家衔接延续。印证认可后，又联络村里七八个热心人，搞起了本村近乡周家人的迁徙调查。这时，小周的自驾车，随时准备出发。

我在巷口见到这位轩昂直挺的老人。村里的族谱在周敦颐诞生1000周年时编纂完成了。百年杏树旁的广场上，摆起了200多桌酒席庆贺。每户参加一人，出嫁的女人，都邀回了，送礼认宗。老人家说，为村里人做这件事，值得。他也背起了《爱莲说》。

小周的主业是做模具，在民宿的地下室，有自己的作坊。精巧的不锈钢模具，提供村办厂，也销到了外省，收入占全家八成。他带我走访村里老人，拜见村中小庙的老年住持，我怕他误了交货工期，他说：来得及，有客人来，给他们讲讲周家的文化传承，有人愿听，对我，是一种享受。

走到一家书院前，他停下脚步。多年前，这里曾遭火灾，把小周的祖居与几幢老宅烧毁。起火的人家要

拉断便是胜者。输的那个，立即再捡起一片继续战斗。有时三四位同时加入战斗，直到校门口。走进教室时还在争辩谁拉断得最多。如果地上是湿的，不但手会很脏，书包衣服也不免沾湿搞污，那是极其有损于乖小囡好学生形象的，特别是对于一个少先队大队委员来说。最后未断的那根，要藏在书包底部，那是明天激战胜利的保证。哪棵树上的叶子、什么样的叶子最经拉，是童心秘密，不能告诉他人的。

在那只有顶橄榄核、打弹子、吹棺材板、抽贱骨头、滚铁环、斗鸡、比香烟牌子糖纸头的年代，这上学路上的童真游戏是人生美好的一笔，终生藏在记忆的深处，不知是否还有当年的小伙伴们能忆起我们的秋叶之战？半个世纪的变迁，复兴中路今非昔比，不变的是那些梧桐树，六十年前那么粗那么高，现在还是那样，春绿、夏盛、秋萧、冬颓。这些原产伦敦梧桐的原产地在英国，法国人把它种植在上海法租界作为人行道树，人们就叫它“法国梧桐”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我在那一年复兴中路梧桐的秋萧中朝东飞去，行往大洋西岸。几十年来，行遍欧美大地，曾在春夏亭亭绿伞的梧桐树下悠闲庇荫思绪，也在秋冬霜雪枝头的梧桐道中漫步聆听。可是复兴中路的法国梧桐永远是心中的最爱，引领我在人生步入金秋时分回来寻找失落已久的秋叶。

秋叶，梧桐秋叶，法国梧桐秋叶，复兴中路上的法国梧桐秋叶。一年又一年，永恒的秋叶，城市的见证，人生的见证。

凹凸时光

蔡皋文/图

我喜欢仙人科植物是从种植了这株仙人鞭开始的。

我买回它那年，它只是尺来高。八年过去了吧，它就在靠近北阳台推拉门的这个重要位置生长，每一个凹凸记录了一年的时光，我们的好时光一点点存在它的小鞭子里。

我的画架和书桌面对面，无论我做什么事，写字或是涂涂画画时，我都和它照面。那么多小鞭子在策你，你还不去做事！



盖新房，身为族长的小周父亲，把宅基地转让给了这户人家，只象征性地收了一千多元钱。后来这户人家主人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休回乡，办起书院，免费给村里孩子讲古文，讲周敦颐的故事。现在，书院匾牌依然高悬，随时欢迎孩子们跨入书院。只是不少家长领着孩子去县城参加各种培训班了。

我问，宅基地转让，不签合同，会有纠纷吗？他说，我们都要讲信用的，否则，村里人看不起你。

算起来，小周是周敦颐的28代孙。50岁不到，当下，辈分却列村里第二辈，高于一些老人。他感慨，辈分再高，也要在待人接物中以诚相处，否则，谁会尊重你？我应

道，古人早有言“周子之学，以诚为本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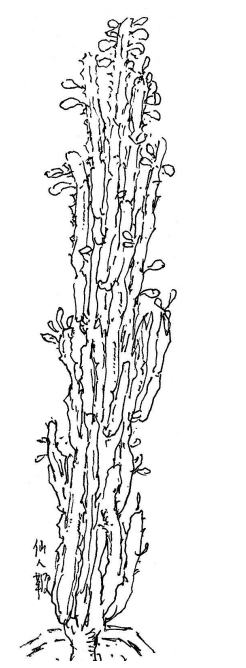
中秋晚上，月光清亮。从“荷塘月色”的意境中回转，不见了小周，与小周妻子在院子里坐下聊天。看到小周发的妻子唱歌的视频，清秀苗条，歌声婉转。小周瘦小、矮个。笑问，你们怎么就对上象了？她冲口而出：他人好啊！谁家哪户，有事，一个电话，随声就去，不管手里是否忙着。那时，我们都在村里箱包厂上班，我是邻村的，力气又小，他就帮我一起翻包。

你真是聪明，不仅看他对你好，也了解了他对别人好，你找了一个好品质的男人，可依靠。

她笑得羞涩而甜美。儿子也过来了。今年高考，他被一所军校录取，学习无人机技术，过几天就要去重庆上学。说起从桐庐到重庆的远，妈妈眼有泪光。

我问儿子，你在这样的村庄里长大，会给你今后的生活带来什么？

他认真地说，如果我今后当官，就要当一个清



官。这个周敦颐29代孙，瞬间站立在了先祖的身旁。

第二天，跟着小周去地里掘番薯，回来，要我自己去摘院子里的柿子和香泡。说让我们回家带着。早饭吃过的鲜嫩的笋干，也装进了番薯的袋子里。

爱开玩笑的同行者小周，在村口仰望周敦颐塑像时，神情肃穆。我想，那些村民们，种植、守护“香远益清”的那一池莲花，更在守护着莲之高洁、通直的“君子”之风。他们先祖发出“莲之爱，同予者何人？”的自问，环溪村的子孙们有了遥远的应答。“妈妈的菜”，是尽心做出的环溪菜，还要去吃。见了那位大嫂，会问：你和老公，哪位是周家后人？



我要写一篇文章，写了一半时，突然写不下去了。此时，是该继续，还是放弃？放弃吧，觉得可惜。不放弃吧，感觉对不起自己。就这样算了吧，辜负了灵感。再继续写吧，强摘的果子不甜。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声音，一个叫我写下去，另一个让我勿勉强。

我想把那个故事写完，可又不知道如何叙述。我怕把那个真实的故事讲假了，又担心遗忘了细节的精髓。如果我写文章写砸了，那将辜负了我原有的灵感，还有已经写完的那半篇文章。

我极有可能什么都写不出来，留下一堆空洞松散的文字，连自己都不愿意翻阅。我可能会懊悔，懊悔自己无知的偏执，还误以为这就叫坚持。

我也可能不会。说不定我一气呵成把文章写成了，聊以自慰外还有寥寥阅读者。尽管，那不是我写作的目的。

我没想好写作的目的是什么。也许，我只想让脑海里的故事有个归宿；又或者，根本就没有目的。世上绝大部分事情都没有目的。人们赋予了事物目的，目的才变得重要起来。我为自己的庸人自扰感到可笑，可又笑不出来。

我屏息静气，聆听来自心灵深处的拷问。我纠结地寻找答案，如同在原野狂奔之时，陷入了一个无底迷宫，无论如何走不出去，不断原地绕圈。困在迷宫，却无处可逃。我想起迷宫也叫迷津。多少人用半辈子寻找迷宫的入口，却花了下半辈子寻找出口。巧合和错过，编织着迷宫丛生的道路。又或者，是人类给自己搭建了复杂的迷宫，以为那叫四通八达，结果却把命运拧成了麻花。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比比皆是。

我想起那个登山者，距离峰顶一步之遥时毅然放弃。有人说他傻，他却说没有遗憾。他知道，自己的生理机能负担已经抵达极限，再跨出一步，等待他的不是成功，而是死亡。死了，睡着了，什么都结束了。死神面前，峰顶的风景，又算得了什么。

我又忆起那只拔萝卜的兔子。挖坑，拔萝卜。挖深一点，再挖深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大萝卜就成囊中物了，偏偏兔子看不到全局，带着几个小萝卜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。它可能会后悔，后悔自己半途而废，与大萝卜擦肩而过；它也可能不会，没有得到过的，就不算失去。蒙在鼓里，有时候活得更轻松，潇洒。

我突然意识到，坚持与放弃，仅在一线之差。我是在为选择烦恼，还是选择了烦恼，我不知道。

我拿出一个硬币，想听天由命。伯努利实验告诉我们，抛硬币的结果只有相互对立，要么正面，要么反面。但这硬币的随机测试，能简单粗暴地代表我吗？不。我心里暗自决定，如果抛出了我不想要的结果，那就三局两胜；如果两胜的还是那可恶的结果，那就五局三胜。可是，我不是心里没有预设答案吗？既然没有预设，就不存在那个对立的结局。抑或，我早已有了答案，只是在寻求多一份肯定。聪明难，糊涂尤难，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。这本就是个糊涂的世界，我们眼里处处都是糊涂人，却不知道自己也是糊涂人的一分子。

纠缠和解脱之间，形成一个延宕。震撼心灵的句子，大多经历过深刻的纠缠，又自我释怀从绳网中解脱。我突然发现，那篇让我纠结不已的文章尚未完成，我却意外获得了这篇纠结文。

归零，返回原点。我要为那篇文章创造一个结局。完整，是一个结局；缺憾，也有另一种美。

纠结

黄芷渊



复兴中路上的秋叶

良人



我如释重负。心想，袁老师啊袁老师，我打扮成这个样子，是世界上魔术师平时装束的一种风格——这还算是比较古典的风格呢！然而出于对前辈大师的尊敬，我并没有急于辩白，先说了一句：“袁老师，我一定接受您的意见可……”

还没有容我想词儿，车来了。

获得了艺术大师的鼓励

周良铁

我虽然暂时解脱了窘境，但心里一直不安。

此后，我一直怕见袁老师。然而，不久以后还是碰到了。言谈之间，我下意识地用手捋了一下辫子，忽然感觉不对，马上停手。袁老师见我面露尴尬，什么也没说，却笑了起来。我再也不敢提起辫子的事，只是暗暗告诫自己：“袁老师，您对我的爱护和忠告，我时刻铭记在心。我绝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认认真真演戏。”

还记得有一次白杨老师为我们题词。那时，我与我的学生新创了一个魔术，叫作《魔术师的约会》。然而，最初这个节目并不被看好，我的心情也很迷惘。正巧，文联

组织艺术家去南京梅山铁矿慰问演出，我们得到杂协的推荐，就带着节目去了。演出极为成功，大受矿工兄弟们的欢迎。演出结束以后，我诚恳地邀请同团的白杨老师为作品提意见。白杨老师笑而不答。

我以为此事就这么过去了。回上海以后，我照常投入了排练和演出。有一天，随团同行的摄影家祖忠人为我送来了一张照片，一张我与白杨老师下矿井时的合影。我正惊喜地看着照片，只听祖忠人说：“你们希望白杨老师提的意见，就在照片的反面！”

我立即将照片翻了过来，上面写道：“良铁同志：你的表演艺术变幻莫测，神奇美妙。白杨 一九九三年五月”

我读着读着，不由得泪水盈眶。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演员，一个不够成熟的作品，居然得到艺术大师的如此鼓励和肯定，那份感动确实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。白杨老师的鼓励和指引，可以说在精神上奠定了我献身魔术事业的决心。

十日谈 文联、“艺联”和“新艺联”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文艺“联”心 责编：吴南瑶